



(上接10月24日A14版)

小来把旧报纸递给爷爷，爷爷一见，脸上也寒了一下。报纸上登着一张大幅照片，是周天杰抱着孙子，在焦急地、眼巴巴地向一个地方张望。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模糊的、黑压压的人群。照片的题目是《父盼儿，子盼父》。报纸虽然旧得稍稍有些发黄，但印在上面的黑白照片不但没有退色，反而有些凸显似的，显得更加清楚。照片像是一个线条，一下子引起了周天杰对往事的回忆。照片又像是一个可伸可缩可远可近的照相机镜头，一下子把周天杰拉回照片所显示的那一幕。那是龙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的当天上午，他抱着还不满周岁的孙子小来，去矿上的大门口等儿子周启帆归来。作为一个老矿工，周天杰深知瓦斯爆炸的厉害，一听说井下发生瓦斯爆炸，一看到矿上如临大敌的紧张场面，他的预感就很不好。但他不愿相信、也不敢相信自己唯一的儿子会遭到不幸，就抱着孙子，固执地在外面等。当时孙子刚学会说话，还不会走路，孙子不可能理解爷爷在等什么。孙子不愿意让爷爷在原地站着，拧着小身子，往回家的方向指。他只能紧紧地抱着孙子，小声对孙子说：别乱拧，咱等你爸爸！这时在人群里踅来踅去的记者过来了，把镜头对准他和孙子，连着拍了好几下。他

和孙子等来等去，最终等来的只是一场悲剧。

照片登在北京一家青年类的报纸上，周天杰没看到报纸，矿宣传科的一个宣传干事看到了。干事也在家属院里住，回家属院时把报纸捎给了他。干事说，报纸上有他的形象，让他收着吧。他把报纸给妻子看过，两口子唏嘘之后，他就把报纸叠起来，放到床头柜的一个抽屉里去了。周天杰在井下流了很多汗，挖了很多煤，但在他退休之前，没有一个记者给他照过相，他从没有上过报纸。不承想，在他儿子出事儿时，他却上了报纸。周天杰以前从不保存报纸，以为报纸都是官家的，只和官家有关系。他只是一个平民，报纸出得再多，都和自己没关系。可这张报纸他没舍得扔，还是存了起来。报纸存下来之后，他就没有再拿出来



周天杰给小来找的比较硬的纸是一张陈年的挂历，挂历的正面是一个演电影的女明星。他把挂历裁开，把“女明星”做成了“飞机”。他看见过小孩子玩“飞机”，自己却没有做过“飞机”。他做的“飞机”老也飞不远，一投出去，就一头栽下来。他说：完犊子，栽下来了，倒栽葱。

小来倒很开心，也学着爷爷的话，说完犊子，说倒栽葱。他说：给我，给我，我倒栽葱！

周天杰从医院回家不久，他的亲家郑海生也发病进了医院。郑海生与周天杰的情况不同些。周天杰是竖着进的医院，还是竖着出来。郑海生呢，是横着进的医院，出院时还是横着出来。什么竖着横着，直着说吧。周天杰回家后，可以自己走路，自己吃饭，自己上厕所，还可以带孙子玩，可以到菜园干活儿。而郑海生呢，到医院经过抢救，命是保住了，人却瘫痪在床上了。他不会走路了，不能自己吃饭了，连厕所也上不成了。他的腿还存在着，胳膊还存在着，他想把胳膊腿儿使唤一下，可胳膊和腿儿怎么也不听使唤了。他使唤的想法从脑子里生发，也停止在脑子里，与他的四肢好像已处于失联状态。好比他使唤的想法是机场的雷达，而他的四肢是一架飞机，飞机一头栽进海里去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郑海生身上能动的地方还是有的，还能体现他的主观能动性。比如他的眼珠子，他的嘴，他的牙，他的舌头，他的肠子，还都能动。一个人的身体，要

能动，都能动，才好。一部分能动，一部分不能动，就麻烦了。郑海生的手拿不住筷子，端不住碗，郑宝兰就得把他扶得半躺着，勺饭一勺饭地往他嘴里喂。起初，他不张嘴，不吃，说：宝兰，我不能拖累你，你别管我，我死了他！

郑宝兰说：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看我的日子好过是吗？谁到头来都是个死，你嫌我死得慢是吗？

郑海生张开了嘴，表示不再拒绝吃东西，但他说：你弄点药给我喝。

你不是不想活了嘛，还喝药干什么！我喝农药。

这就是农药，你喝吧。张嘴，把嘴张大点儿。郑宝兰把一勺大米粥喂到爸的嘴里去了。

郑海生把嘴咂巴咂巴，说这不是农药，一点儿药味都没有。

那是你喝得少，你喝得多了，药味儿就出来了。现在我吃啥都是苦的，吃啥東西都像吃药。

母亲在一旁说：那是的，人的命苦嘴就苦，嘴苦饭就苦。咱这一家人，算是苦

黑白男女

第二十章 一手托两家(中)

看过。他并没有把报纸忘记，也知道报纸在哪里存在着，他就是不敢看。他怕看了伤心。原来他保存的是一份伤心。

看到小来把报纸翻了出来，周天杰倒不像妻子那样紧张，他把报纸打开，指着报纸上自己的照片问小来：这是谁？

小来把照片看了看，又把爷爷看了看，说：是爷爷！

对，完全正确，我孙子好眼力！那，这个小家伙是谁呢？周天杰把照片上的小来指给小来。

这个我不认识。

你想想，爷爷抱着谁呢？

我！小来大声回答。

没错儿，爷爷抱着的正是小来，我孙子真聪明！

爷爷，你抱着我干什么呢？

这是一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，爷爷一时不知怎样回答。答案是有

的，爷爷还不能把答案说出来。儿子周启帆遇难的事，他们还一直瞒着小来，没有跟小来说明真相。他们跟小来说的与跟小来的老奶奶说的一样，都是说小来的爸爸到国外学习去了。小来的小伙伴跟小来闹气时，说过小来的爸爸死了。小来一回家问，他们就装出生气的样子，坚决否认。他们打算一直瞒着小来的老奶奶，直到老奶奶离开人世，都不让老奶奶受到失去孙子的打击。他们估计，老奶奶活在人世上的时间不会太长了。至于小来，迟早会知道事实真相的，对小来瞒得过初一，瞒不过十五。可目前他们还不想让小来知道，想让小来再过一段“爸爸在国外学习”的生活。他只跟小来含糊地说了一句：爷爷抱着你在外边玩呢！

周天杰没有把报纸撕开叠成纸飞机。他说报纸不够硬，叠成飞机飞不远。他要找一张比较硬的纸，给孙子叠飞机。他把报纸重新叠好，放到了小来够不着的衣柜顶上。记者也给周天杰的母亲照过相，还把母亲给惹了，此后母亲老惦着照相的事。可是，周天杰没看见母亲的照片登在报纸上。也许登在报纸上了，报纸没有走到矿上，他就没看见。没看见等于没登。他曾想把登了他和小来的照片的报纸拿给母亲看，又怕母亲与他和小来攀比，惹得母亲不高兴，就罢了。

打了一个比方，说郑宝兰就像是一个落水的人，水还很深。而郑宝兰的工作，就是漂浮在水面的一块木板，郑宝兰抓住木板不放，人就不会沉下去。要是松开木板呢，整个人就会沉下去，沉到不知有多深的水里去。

(未完待续，请关注10月27日A14版)

郑宝兰一到班上，刚换上工作服，卫君梅就向她走来。卫君梅说：宝兰，你来了！

来了。她们的对话就这样平平常常，好像还有些平淡，只是互相打了一个招呼而已，一点儿都不显得热情。

可是，郑宝兰需要看见卫君梅，需要卫君梅跟她打招呼。她到食堂来上班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奔卫君梅来的，一看见卫君梅，她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卫君梅一跟她说话，她就如同得了一种支撑性的力量。又好像她吃饭并不能获取热量，卫君梅一安慰她，她身上就有了热量。郑宝兰的父亲一发病，卫君梅就知道了。卫君梅对郑宝兰说：宝兰，你一定要挺住。

郑宝兰说：君梅姐，我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。

卫君梅马上说：宝兰，千万别这样想，你的工作千万不能丢。有困难咱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辞掉工作。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抓头儿，有抓头儿在手，你的日子还好过一些。要是没了抓头儿，你的日子会更难过。卫君梅给郑宝兰

